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新元史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新元史

卷一二五——卷一八八

〔民国〕柯劭忞撰

余大钧标点

新元史卷一一五 列传第一二

特薛禅 孛秃 锁儿哈 忽怜

特薛禅，本名特因，时人以其贤智，呼为薛禅，故又称特薛禅。孛思忽儿宏吉刺氏，与斡勒忽纳氏同宗异族。孛思者，板升之异译，国语屋也；忽儿者，古阑之异译，国语圈子也。特因之族，筑室以居，与游牧之俗稍异，谓之孛思忽儿，非氏族之名也。

其先世出山，为火伤其足，故子孙多足病。部人矜其门阀，自云从金缸中出。始祖兄弟三人：长曰楚而鲁忽蔑儿干，其后为宏吉刺氏；次曰哈拜失米，其后为亦乞列思氏、兀而忽努氏；三日楚斯布陶，其后为哈拉奴氏、宏格里约氏。楚而鲁忽与弟不和，欲射之。哈拜失米畏而伏马腹下，楚而鲁忽怜之，射其耳环，故有蔑儿干之号。其部居长城之北，近哈刺温只山。特薛禅之父达尔罕生五子：曰特因，曰哈达，曰布奔，曰乃古塔尔，曰崔和尔；皆娶蒙古女。

太祖年九岁，从也速该至舅家，将为之乞婚，中道遇特薛禅，奇太祖状貌，延也速该至其家，请婚焉，遂以光献皇后孛儿台归太祖。事具《后妃传》。特薛禅尝言：“吾宏刺氏，向不与汝家争人民、土地。生女既长，则乘大车驾黑驼，嫁汝贵族，往往为可敦。”后太祖有命：“宏吉刺氏生女世为后，生男世尚公主。”每岁四孟月宣读此敕，世世勿绝焉。

庚申，太祖败泰亦兀赤。合塔斤、撒勒只兀特二部不自安，纠合朵儿边等十部会于阿渤灰泉，潜师来袭，宏吉刺部亦从之，特薛禅

之宗人帖儿格克额蔑勒、阿勒灰等与之同盟。特薛禅知其谋，遣使告变。太祖与王罕合兵御之，特薛禅率所部来会，大败之。初，帖儿格克额蔑勒与太祖友善，太祖以女布亦塞克妻之，帖儿格克额蔑勒嫌其貌寝，称如虾蟆不欲娶，遂与太祖绝。至是为太祖所杀。

特薛禅三子：长曰按陈，次曰火忽，三曰册。

按陈率三千骑，从太祖平诸部。太祖元年，与弟火忽、子赤苦，俱封千户。从合撒儿徇辽东，又从木华黎经略中原，为十提控之一。大兵入陕西，别将断潼关道。二十二年，从太祖平西夏，赐号国舅诺颜。太宗八年，赐东平五千二百户为食邑，授为万户。九年，赐钱二十万贯。按陈以外戚从征讨，前后三十二战，皆有功。卒，葬官人山。元贞元年，追封济宁王，谥忠武。妻哈真，追封济宁王妃。

长子赤古，尚太祖第三女郕国公主秃满伦。太祖七年，大军攻德兴府失利，赤古与拖雷率所部再进，敌军却退，先登拔其城。追封宁濮郡王。

赤古曾孙宁濮郡王昌吉，尚郕国大长公主忙哥台。昌吉弟岐王脱脱木儿，尚桑哥不刺公主。

按陈次子斡陈，太宗十年授为万户，尚拖雷女鲁国大长公主也速不花。斡陈卒，葬不海韩。

弟纳陈，尚鲁国公主薛只干。宪宗七年，袭为万户，从宪宗伐宋，攻合州。又从世祖南伐，略地至大清口，获战舰百余艘。又平山东济、兖、单等州。中统二年，偕诸王御阿里不哥，以其子哈海、脱欢、斡罗陈等十人自从，至莽来，由失木鲁与阿里不哥之党八儿哈八儿思等战，追北至孛罗克秃，复战，自旦至夕，斩首万级。卒葬未怀秃。

斡罗陈，袭万户，尚完泽公主，公主卒，继尚囊家真公主。至元十四年，斡罗陈弟只儿瓦台叛，夹斡罗陈北去，并窃太祖所赐誓券。未几，斡罗陈为只儿瓦台所杀，其左右张应瑞逃归，世祖嘉之，赐钞五百缗，命应瑞辅斡罗陈子谛瓦不刺，收其部众。

谛瓦不刺，亦译为瑯阿不刺，尚武宗妹皇姑徽文懿福贞寿大长

公主祥哥剌吉，封鲁王，开府应昌，以应瑞为鲁王傅，封蓟国公。大德十一年，赐帝瓦不刺金印。至大二年，赐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。三年，帝瓦不刺卒，葬末怀秃。

斡罗陈又一弟曰帖木儿，继尚囊家真公主。至元十八年，袭万户。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从车驾亲征，以功封济宁郡王，赐白伞盖以宠之。明年，从成宗及玉昔帖木儿讨哈丹秃鲁干，遇于贵列儿河，转战至恼河，歼其众，以功赐号按察儿秃那颜。卒，葬末怀秃。

子桑哥不刺幼，至元二十七年以其弟蛮子台袭万户，亦尚囊家真公主。成宗即位，封皇姑鲁国大长公主，以金印封蛮子台为济宁王。率所部讨海都、笃哇。贼未成列，单骑突其阵，往复数四，贼大扰，一战克之。时武宗镇北庭，诏蛮子台总领蒙古军民官，辅武宗守莽来。囊家真公主卒，尚皇太子真金之女鲁国大长公主喃哥不刺。蛮子台卒，年五十有二。

阿里嘉室，利帝瓦不刺适子也。至大三年，甫八岁，袭万户。四年七月，袭封鲁王，尚朵儿只班公主。元统元年，阿里嘉室利卒。至顺间，加朵儿只班号肃雍贤宁公主。

桑哥不刺，自幼奉世祖命养于斡可真公主，是为不只儿驸马。后袭领本部民四百户。成宗时，尚普纳公主，至顺间封郛安大长公主，赐桑哥不刺金印，封郛安王，职千户。元统元年，授万户。二年，加封郛安公主号皇姑大长公主，进封桑哥不刺鲁王。卒，年六十一。

此皆以驸马袭王封者也。

按陈之子唆儿火都，以战功遥授左丞相，为千户，仍赐涂金银章及金银海青圆符五、驛券六。

其子曰阿哈驸马，当宪宗时尝率兵克徐州，以功受黄金一錠、白金十錠及银鞍勒，仍命袭父官。

至世祖时，诏：宏吉刺万户原受驛券、圆符皆仍旧，惟唆儿火都所受者收之。”而唆儿火都诸孙若孛罗沙、伯颜、蛮子、添寿不花、大都不花、掌吉等，及阿哈之孙曰也速达儿，与按陈之弟名册者，自太祖以来先后授本藩蒙古军站千户。

册之子曰哈儿哈孙，以平金功，赐号拔都儿。哈儿哈孙之孙曰都罗儿，至元四年授光禄大夫，以银章封懿国公。

有脱怜者，亦按陈之后，世祖授本藩千户，仍赐驸券、圆符各四，命守怯鲁连河。二十四年，从族父按答儿秃征乃颜有功，亦赐号拔都儿。卒，子进不刺嗣。进不刺卒，子买住罕嗣。买住罕尚拜答沙公主。卒，弟孛罗帖木儿嗣。泰定二年，封郡王。至元五年，进封毓德王，赐金印。孛罗帖木儿卒，买住罕孙阿失袭千户。

有名丑汉者，按陈次子必哥之裔孙，尚台忽鲁都公主。仁宗朝，封安远王，以兵守莽来有功。

有答儿罕，亦特薛禅之裔孙，以战功，世祖赐以拔都儿之号，加赐黄金一錠。其子曰不只儿，从征乃颜，擒其将金刚奴，世祖以金带赐之。

又按陈之孙纳合，尚太宗唆儿哈罕公主。火忽之孙不只儿，尚斡可真公主。又特薛禅诸孙有名脱罗禾者，尚不鲁罕公主，继尚阔阔伦公主。

此皆尚公主为驸马者也。

凡其女之为后者，自光献翼圣皇后以降，宪宗贞节皇后讳忽都台及后妹也速儿，皆按陈从孙忙哥陈之女。世祖昭睿顺圣皇后，讳察必，济宁忠武王按陈之女；其讳帖古伦者，按陈孙脱怜之女；讳喃必册继守正宫者，纳陈孙仙童之女。成宗贞慈静懿皇后讳实怜答里，斡罗陈之女也。顺宗昭献元圣皇后讳答吉，则按陈孙浑都帖木儿之女。武宗宣慈惠圣皇后讳真哥，脱怜子进不刺之女；其讳速哥失里者，按陈从孙哈儿只之女。泰定皇后讳八不罕，按陈孙斡留察儿之女；其讳必罕、讳速哥答里者，皆脱怜孙买住罕之女。明宗皇后讳不颜忽都者，孛罗帖木儿之女。文宗皇后讳不答失里，谛瓦不刺之女。他若仁宗庄懿慈圣皇后、宁宗皇后答里也忒迷失、裕宗徽仁裕圣皇后、显宗宣懿徽圣皇后，俱宏吉刺氏，而軼其所出。此则宏吉刺氏之为皇后者也。

初，宏吉刺氏族居于苦烈儿温都儿、斤、迭烈不儿、也里古纳河

之地。太祖九年，在迭蔑可儿之地，有旨分赐按陈及其弟火忽、册等农土，若曰：“是苦烈儿温都儿、斤，以与按陈及哈撒儿为农土。”申谕按陈曰：“可木儿温都儿、答儿脑儿、迭蔑可儿等地，汝则居之。”谕册曰：“阿剌忽马乞迤东，蒜吉纳秃山、木儿速拓、哈海斡连直至阿只儿哈温都、哈老哥鲁等地，汝则居之。当以胡卢忽儿河北为邻，按赤台为界。”又谕火忽曰：“哈老温迤东，涂河、潢河之间，火儿赤纳庆州之地，与亦乞列思为邻，汝则居之。”又谕按陈之子唆鲁火都曰：以汝父子能输忠于国，可木儿温都儿迤东，络马河至于赤山，涂河迤南与国民为邻，汝则居之。

至至元七年，斡罗陈万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请于朝曰：“本藩所受农土，在上都东北三百里答儿海子，实本藩驻夏之地，可建城邑以居。”帝从之。遂名其城为应昌府。二十二年，改为应昌路。元贞元年，济宁王蛮子台亦尚囊加真公主，与公主请于帝，以应昌路东七百里驻冬之地创建城邑，复从之。大德元年，名其城为全宁路。

宏吉刺之分邑，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者，有济宁路及济、兖、单三州，巨野、郛城、金乡、虞城、砀山、丰县、肥城、任城、鱼台、沛县、单父、嘉祥、磁阳、宁阳、曲阜、泗水十六县。此丙申岁之所赐也。至元六年，升济州为济宁府，十八年始升为路，而济、兖、单三州隶焉。又汀州路长汀、宁化、清流、武平、上杭、连城六县，此至元十三年之所赐也。又有永平路滦州、卢龙、迁安、抚宁、昌黎、石城、乐亭六县，此至大元年之所赐也。若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，则至大二年所赐也。其应昌、全宁等路则自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，皆得专任其陪臣，而王人不与焉。

此外，复有王傅府，自王傅六人而下，其群属有钱粮、人匠、鹰房、军民、军站、营田、稻田、烟粉千户、总管、提举等官，以署计者四十余，以员计者七百余。其五户丝、金钞之数，则丙申岁所赐济宁路之三万户，至元十八年所赐汀州路之四万户，丝以斤计者，岁二千二百有奇，钞以錠计者，岁一千六百有奇，此则所谓岁赐者也。

孛秃，亦乞列思氏。父捏坤为泰亦兀赤部下人。太祖尝潜使术儿彻歹至也儿古纳河，孛秃知为帝所遣，留宿于家，杀羊以享之。术儿彻歹马疲，复假以良马，及还，孛秃待之有加礼。术儿彻歹具以告，帝大悦，许以皇妹帖木伦妻之。勃秃家遣也不坚歹等来请婚，且致词曰：“闻威德所加，苦云开见日，春风解冻，喜不自胜。”太祖问：“孛秃孳畜几何？”对曰：“有马三十匹，请以其半为聘礼。”帝曰：“婚姻而论财，殆若商买矣。昔人有言，同心实难，吾方欲经营天下，汝等从孛秃效忠于我可也，何论财为！”竟以皇妹妻之。

及札木合等以兵三万来袭，捏坤知其谋，遣波滦歹、磨里秃秃来上变。太祖得先备之，于是有十三翼之战。

帖木伦卒，复妻以皇女火臣别吉，命哈儿八台之子也可忽林图带弓箭以待。哈儿八台，火鲁刺斯氏，与宏吉刺氏同宗异族，矜其门阀，乃曰：“吾儿岂能为人奴隶，宁死不为也。”太祖命孛秃率千人讨之，哈儿八台令月列等拒战于碗图河。孛秃擒月列，刺杀也可忽林图。哈儿八台走渡拙赤河，又擒之。

癸亥，太祖为王罕所败，退至班朱尼河。时孛秃亦败于火鲁拉斯，与太祖相遇。火鲁拉斯人捌斡思、察罕等来降。

太祖即位，大封功臣、授孛秃千户。从伐金，命孛秃取阿笃亦马合等城，以功赐冠、懿二州为分地。从平西夏。太祖崩旬日，孛秃亦卒。后追赠推忠宣力佐命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驸马都尉、上柱国，进封昌王，谥忠武。子锁儿哈袭封。次子帖坚干，尚亦乞列思公主，继尚茶伦公主。

锁儿哈，事太宗，擢万户。伐宋，克嘉州，遣使献捷，帝曰：“若父宣力国家，朕昔见之。今锁儿哈克光前烈。”赐以金锦、金带、七宝鞍，召至中都，以疾卒。追赠宣忠保大翼运开国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驸马都尉、上柱国、昌王、谥忠定。锁儿哈先后尚皇子阔出之女安秃公主及宗女不海罕公主。安秃公主生女为宪宗皇后。

子札忽儿臣，从定宗讨万奴有功，太宗命亲王按赤台以女也孙真公主妻之。卒，赠推诚靖宣佐运赞治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

驸马都尉、上柱国，袭封昌王，谥忠靖。

札忽儿臣二子：长月列台，娶皇子赛因主卜女哈答罕公主，生脱别台，与乃颜战有功。次忽怜。

忽怜，尚宪宗女伯牙鲁罕公主。诸王脱黑帖木儿劫北平王那木罕以叛，世祖命忽怜讨之，大战终日，脱黑帖木儿败走。帝嘉之，复令尚宪宗孙女不兰奚公主。宋平，以广州为其分邑。乃颜叛，世祖亲征。薛彻坚等与乃颜党哈丹屡战，帝召忽怜至，值薛彻坚战于程火失温之地，哈丹众甚盛，忽怜以兵二百迎敌，败之。哈丹走渡獾河。逾年，夏，帝复命忽怜讨之。至曲列儿、塔兀儿二河之间，大战，其众皆渡塔兀儿河遁去。余百人逃匿山谷，忽怜率兵三百徒步追之。薛彻坚止之曰：“彼亡命者，安得徒行。”忽怜不听，尽搜而杀之。薛彻坚以闻，赐金一铤、银五铤。又逾年，复与哈丹遇于兀刺河。忽怜夜率千人潜入其军，大败之。帝赐钞五万贯、金一铤、银十铤。忽怜卒，赠效忠保德辅运佐理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驸马都尉、上柱国，追封昌王，谥忠宣。

子阿失，事成宗。笃哇叛附海都，帝遣晋王甘麻剌并武宗帅师讨之。大德五年，战于哈刺答山，阿失射笃哇中其膝，擒杀甚多，笃哇号哭而遁。武宗解衣赐之。成宗加赐珠衣。阿失尚成宗女亦里哈牙公主，复尚宪宗曾孙女买的公主。亦里哈牙生二女：曰速哥八剌，为英宗正后；曰亦怜真八剌，为泰定帝正后。武宗即位，封阿失昌王，赐金印。仁宗时赐宁昌县为食邑，仍拜文豹及海青白鹞之赐。英宗即位，赐钞二万锭，西马及七宝带一。太皇太后加赐钞万锭。

阿失卒，子八剌失里袭封昌王，尚烟合牙公主。子沙蓝朵儿，袭昌王，尚月鲁公主。

忽怜从弟不花，尚世祖女兀鲁真公主。其弟锁郎哈，娶皇子忙哥剌女奴兀伦公主，生女，是为武宗仁献章圣皇后，实生明宗。

又忽怜从弟宁昌郡王唆都哥，尚鲁鲁罕公主，继尚鲁伦公主。子卜邻吉歹，袭宁昌郡王，尚普颜可里美思公主。

史臣曰：周之诸侯，同姓曰伯父，异姓曰伯舅，不独宗子维城，即异姓婚姻之国，其屏藩王室，无异同姓也。后世外戚之祸，史不绝书，能谨飭自守者已罕矣。惟蒙古宏吉剌氏、亦乞列思氏，世通婚姻，与国终始，其子孙皆能以功名自奋。自只儿瓦台外，不闻有蹈于罪戾者。当时史臣以为舅甥之贵，媲于周室，信矣哉！

新元史卷一一六

列传第一三

阿剌兀思剔吉忽里

阔里吉思 术忽难 术安

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

火赤哈儿的斤 纽林的斤

帖木儿补化 伯颜不花的斤

阿剌兀思剔吉忽里，汪古部长也。蒙古语：汗之子弟为剔吉，亦曰的斤，统数部之长为忽里。阿剌兀思，则其名也。汪古部乃白达达十五部之一，本为布而古特，亦曰贝而忽特，辽人称为乌而古，屡降屡叛。后为金人所抚，属西北路招讨司。大定后，北族渐强，金堠山为界，以限南北，乌而古部有帐四千，居界垣之冲要，屏蔽山后诸州。蒙古谓长城曰盎古，又讹为汪古云。

太祖既灭王汗，乃蛮太阳汗惧，遣使约阿剌兀思请为右臂，助攻太祖。部众有欲从之者，阿剌兀思闻太祖威名，度不敌，遣部将脱儿必塔失奉酒六樽，执送乃蛮使者，以其谋来告。时蒙古但饮湢酪，无酒。太祖饮三爵而止，曰：“是物少则发性，多则乱性。”使还，酬以马五百、羊千，且谓阿剌兀思曰：“异日吾有天下，不报汝之功，天实鉴之。”遂定议同伐乃蛮。甲子，太祖亲征乃蛮，阿剌兀思果先期以部众来会。太祖元年，世袭千户。六年，伐金。车驾先至其部，以阿剌兀思为向导，南逾界垣。太祖命还镇本部，为其部众欲从乃蛮者

所杀，并杀其长子不颜昔班。后追封高唐王，谥忠武。

不颜昔班尚太祖第三女阿剌罕公主。至是，公主同阿剌兀思之孙镇国及幼子孛要合，夜遁至界垣，门已闭，守者縋而纳之，遂避地于云内州。及太祖平云内，购得之，厚加赐与。以孛要合尚幼，先封镇国为北平王，以国俗尚阿剌罕公主。太祖征西域，以孛要合从，阿剌罕留漠南，号监国公主。公主明敏有智略，侍女数千人给事左右，军国大事，虽木华黎国王亦咨禀而后行。

镇国卒，子聂古伯嗣，尚睿宗女独木干公主，略地江淮，卒于军中，赐兴州民户千余给其丧。

孛要合自西域返，封北平王，仍约世婚，敦朋友之好，号按达忽答，译言亲好也。复尚阿剌罕公主。孛要合三子，皆侍妾所出，曰君不花，曰爱不花，曰拙里不花。君不花尚定宗女叶里密失公主，从宪宗攻宋合州。宋人乘壁而诟，有傍坐张盖者，矢石莫能及。君不花一箭殪之，遂平其垒。卒，谥忠襄。三子：曰囊家台，曰乔邻察，曰安童。

囊家台尚亦怜真大长公主，封赵王，卒，谥忠烈。子马札罕，尚桑哥八剌大长公主。泰定元年，封赵王，泰定帝崩，起兵讨大都，兵败被执而死。

乔邻察，尚宗王阿只吉女回鹘公主，封赵王。卒，谥康僖。

爱不花，尚世祖季女月烈公主。中统初，从征阿里不哥，败叛将阔不花于按檀火尔欢。三年，从亲王拨绰、诸王帖哥围李璫于济南，当城南一面。贼数出南门，辄为爱不花所却。璫伏诛，又从丞相伯颜征西北叛王，败撒里蛮于孔古烈。卒，谥武襄。爱不花四子，皆月烈公主所出，曰阔里吉思，曰也先海迷失，早卒，曰阿里八觶，曰术忽难。爱不花卒，阔里吉思嗣。

拙里不花，镇云南，卒。子火思丹，尚宗王卜罗出女竹忽真公主。

阔里吉思，性勇毅，习武事，尤笃好儒术，筑万卷堂于私第，日与诸儒讨论经史，阴阳、术数，靡不通晓。在北边为庙以祀孔子，表

贺圣节独用汉文。尚裕宗女忽答迭迷失公主，继室以成宗女爱牙失理公主。奉命驻和林，防叛王海都。至元三十四年，诸王也不干叛，东附乃颜。阔里吉思率千余骑，昼夜兼行，旬日追及之。方暑，北风大作，左右以风势不顺，请待之。阔里吉思曰：“夏得北风，天赞我也。”策马径进，贼大败，也不干以数骑遁走。阔里吉思身中三矢，一矛断其发。凯旋，赐黄金三斤、白金千五百斤。

成宗即位，封高唐王，赐金印。驸马封王，自阔里吉思始也。是时，海都、笃哇屡扰北边，阔里思请往讨贼，成宗不许。再三请，乃许之。濒行，誓曰：“不平西北，吾马首不南。”大德元年，遇贼于伯牙思之地，众请俟大军毕至，与之战。阔里吉思曰：“大丈夫报国，而待人耶！”即整军而进，大败之。诏赐世祖所服貂裘、宝鞍，及缁锦七百匹，介胄军器有差。

二年，诸王将帅议防边，皆曰：“贼往岁不冬出，可休兵境上。”阔里吉思曰：“不然，今秋候骑渐少，所谓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，备不可缓也。”众不谓然，阔里吉思独严兵以待。是冬，笃哇、彻彻秃等果出兵，袭合剌合塔之地。阔里吉思三战三却之，乘胜逐北深入，马蹶被执。贼诱使降，不从，又欲以女妻之，阔里吉思毅然曰：“我帝婿也，非帝后命而再娶可乎！”贼不敢逼。成宗悯阔里吉思陷贼，欲遣使询其消息。其家臣有阿昔思者，众称其可用，乃遣阿昔思使于笃哇，遇之稠人中。阔里吉思一见，即问：“两宫安否？”次及其嗣子。语未毕，为左右引去。阔里吉思竟不屈而死。

九年，赠推忠宣力崇文守正亮节保德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驸马都尉，谥忠献。并追赠曾祖阿剌兀思高唐忠武王，祖孛要合高唐武毅王，父爱不花高唐武襄王。

以子术安幼，诏阔里吉思弟术忽难袭高唐王，尚宗王兀鲁鹄女叶绵干真公主，卒，继尚宗王奈剌不花女阿实秃忽鲁公主。术忽难才识英伟，善抚众，境内又安。痛阔里吉思死节，表请恩恤。又请翰林学士承旨阎复勒其事于碑。教养术安过于己子。至大元年，术忽难进封赵王。时术安已长，术忽难以王位让之。术安既袭赵王，尚

晋王甘刺麻之女阿刺的纳八刺公主。一日，召王傅脱欢、司马阿昔思谓之曰：“先王旅殡卜罗，荒远之地，神灵靡托，吾痛不欲生，若得请于朝归葬先茔，吾死瞑目无憾矣。”二人白其事于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，奏闻，武宗嘉叹曰：“术安孝子也。”赐阿昔思黄金一瓶，与脱欢子失忽都鲁、术忽难子阿鲁忽都、断事官也先等十九人，驰驱以往，复赐从者钞五百贯。淇阳王月赤察儿等遣兵六百人，护其行至殡所，启视面如生，遂归葬焉。

阿里八姆尚宗王完泽女奴伦公主。镇国子聂古台尚拖雷女独木干公主，袭北平王，追封郅王，无子，以术忽难嗣。术忽难以赵王让还术安，而已还袭郅王，卒，谥忠襄。

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，亦都护者，畏兀儿国之王号也。畏兀儿即唐之回鹘，以和林为王庭。会昌中，回鹘内乱，又为邻国所攻，焚其牙帐，诸部溃散。余众徙于火州，兼有别失八里之地，北至阿术河，南接夏之肃州，东至兀敦、甲石哈，西界吐番，改称畏兀儿。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父月仙帖木儿，为西辽属国。

及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嗣位，西辽主直鲁古使其太师僧沙均监其国，恣睢自擅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不能堪，用国相讹理伽帖木儿计，结蒙古为外援，遂杀沙均，遣其臣别吉思与阿邻帖木儿等来纳款，时太祖四年也。受命未行，适太祖遣使者安鲁不也奴等至其国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大悦，厚礼之，命别吉思等偕使者入朝，致辞曰：“闻往来人言，可汗雄威大度，善抚百姓，方弃哈刺契丹旧好，遣使通诚，并以古儿汗国情上达。不意远辱天使先临下国，譬云开见日，冰泮得水，喜不自胜。而今而后，愿率部众为臣为子，竭犬马之劳。”

是时，蔑儿乞脱黑脱阿中流矢死，其子忽秃等函其父首渡额儿的失河，将来奔，先遣其属额不干通款于畏兀儿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之。忽秃至，与畏兀儿人战于崧河，败走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知蔑儿乞为太祖深仇，别遣使者曰阿儿思兰斡乞，曰忽察鲁斡乞，曰孛罗的斤，曰亦难海牙，轻骑出别吉思等之前来告捷。既而别吉

思等偕安鲁不也奴等亦至。太祖大悦曰：“亦都护果能输诚戮力于我，仍遣安鲁不也奴等往劳，且征方物。”寻遣使赍珍宝方物入贡。

六年春，觐太祖于客鲁漣行宫，奏言：“倘恩顾臣使远近知臣得托陛下襟带之间，附四子之末，幸甚！”太祖感其言，字以皇女阿勒可敦公主，序在第五子之列。

十四年，车驾亲征西域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率万人从行，与皇子术赤同克养吉干城。奉命率所部先归。后又从征西夏，有功。初，太祖以阿勒可敦公主字巴而术阿而忒的斤，其正妃妒，不令娶。迨妃死，太宗即位，方议遣公主下嫁，公主旋卒。未几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卒。

子怯石迈因嗣。卒，弟萨仑的斤嗣。宪宗初，萨仑的斤来朝。别失八里有造飞语者谓：萨仑的斤欲尽杀奉天方教之部民，其仆汙于官。时赛甫曷丁监治别失八里，要萨仑的斤归，询之，无其事。然其仆犹坚证之，事闻于朝，命忙哥撒儿覆按。刑讯萨仑的斤诬服，乃杀之。命其弟玉古伦赤的斤代立。宪宗方有嫌于太宗子孙，凡太宗旧人在畏兀儿者，缘此斥逐殆尽。玉古伦赤的斤卒，子马木刺的斤嗣，率探马赤万人从宪宗入蜀，围合州，师还，卒。

至元三年，世祖命其子火赤哈儿的斤嗣。后为海都所攻，畏兀儿部众迸散，诏火赤哈儿的斤收抚之。二十二年，笃哇、卜思巴率兵十二万，围火州，声言：“阿只吉、奥鲁赤有众三十万，犹不能抗我，汝敢以孤城拒我乎！”火赤哈儿曰：“吾祖宗世国于此，生为吾家，死为吾墓，终不能从尔也。”围六月，不解。笃哇以书系矢射于城中曰：“我亦太祖诸孙，何以不附我。且汝祖曾尚公主，汝能以女与我，则罢兵。不然，且亟攻汝。”火赤哈儿曰：“吾岂惜一女，不救民命。然吾终不见之。”出其女也立亦黑迷失，厚载以茵，缒城下与之。笃哇乃解去。后火赤哈儿入朝，世祖嘉叹。尚定宗女巴哈儿公主，并赐钞二十万锭赈其民。火赤哈儿以火州荒残，徙于州南哈密力之地。兵力寡弱，北军奄至，战歿。三子：纽林的斤，次钦察台，次雪雪的斤。

纽林的斤尚幼，诣阙请兵为父复仇，世祖壮其志。尚太宗女孙不鲁罕公主，公主卒，尚其妹八卜叉公主。诏纽林的斤留永昌，俟与北征诸将同发。会吐番脱思麻作乱，命以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领本部探马赤万人镇吐番。至大初，召还，嗣为亦都护，赐金印。延祐三年，始稽故实，封为高昌王，别赐驼纽金印，为设王傅官。其王印行于汉地，亦都护印行畏兀儿境内。八卜叉公主卒，继尚安西王阿难答女兀剌真公主。复立畏兀儿城。五年，卒。三子：曰帖木儿补化，曰篋吉，曰太平奴。

帖木儿补化，大德中尚阔端太子女孙朵儿只思蛮公主。至大中，从父入朝，留备宿卫，又事皇太后于东朝。以中奉大夫领亦都护事。又出为巩昌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，让王位于叔父钦察台，辞不受，乃嗣为高昌王。至治中，领甘肃诸军仍治本部。泰定中，召还。自此畏兀儿之地入于察合台后王。帖木儿补化旋奉命与威顺王宽彻不花等分镇襄阳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湖广行省平章事。致和元年，以怀王命召至大都，佐平内难。时湖广行省左丞有罪，诏诛之，帖木儿补化为之申请，竟获免。其人素与帖木儿补化不协，皆服其雅量。留拜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知枢密院事，以亦都护高昌王让其弟篋吉。天历二年，拜中书左丞相。三月，改太子詹事。十月，又拜御史大夫，改知枢密院。元统元年，再为御史大夫。后至元六年，拜中书左丞相，监修国史。至正元年，罢。十一年，有潜帖木儿补化于丞相脱脱者，诬以谋害大臣，脱脱奏杀之，并杀御史大夫韩嘉纳，又欲杀帖木儿补化弟太平奴。刑部尚书宋文瓚以无信谏驳之，始获免。

篋吉，至顺二年以亦都护高昌王让太平奴。卒，子月鲁帖木儿袭。卒，子桑哥袭。

雪雪的斤，驸马都尉、中书右丞相，封高昌王。子朵儿的斤，驸马都尉、江浙行省丞相，封荆南王。朵儿的斤子伯颜不花的斤。

伯颜不花的斤，字苍崖，倜傥好学。初用父荫，同知信州路事。又移建德路。徽州贼犯遂安，伯颜不花的斤将义兵败之，又擒淳安

叛贼方清之，以功擢本路总管。至正十六年，授衢州路达鲁花赤。明年，行枢密院判官。阿鲁灰引兵经衢州，军无纪律，所过剽掠。伯颜不花的斤曰：“阿鲁灰以官军而为民患，此国贼也。”乃帅兵逐之出境。迁浙东都元帅，守衢州。顷之。擢江东道廉访副使。

十八年二月，江西陈友谅遣贼党王奉国等号二十万寇信州。明年正月，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之，奉国败走。时镇南王大圣奴、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屯兵城中，闻伯颜不花的斤至，开门出迎，罗拜马前。伯颜不花的斤登城四顾，誓以破贼自许。后数日，贼复攻城，伯颜不花的斤大飨士卒，约曰：“今日破贼，不用命者斩。”乃命裨将大都闻将阿速诸军及民兵为左翼，出南门；高义、范则忠将信阳一军为右翼，出北门；自与忽都不花将沿海诸军为中军，出西门。直入贼营。斩首数千级。贼乱，几擒奉国。援贼突至，忽都不花复勒兵力战破之。

二月，友谅弟友德营于城东，绕城植木栅，攻我益急，又遣伪万户周伯嘉来说降。高义潜与贼通，给忽都不花等，谓与奉国相见，则兵衅可解。忽都不花信之，率范则忠等十人往见，奉国囚之不遣。明日，奉国令高义以计来诱伯颜不花的斤。时伯颜不花的斤坐城上，见高义单骑来，伯颜不花的斤谓曰：“汝诱十帅，无一人还，今复来诱我耶？我头可断，足不可移。”乃数其罪斩之。由是，日夜与贼鏖战。

夏四月，有大呼于城下者曰：“有诏。”参谋海鲁丁临城问：诏自何来？”曰：“江西来。”海鲁丁曰：“此贼耳。吾元朝臣子，可受尔伪诏乎？”呼者曰：“我主闻信州久不下，知尔忠义，故来诏，尔徒守空城欲何为耶？”海鲁丁曰：“汝闻张睢阳事乎？”伪使者不答而去。伯颜不花的斤笑曰：“贼欲我降尔，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，吾计之熟矣。”时军民唯食草苗茶纸，既尽，括靴底煮食之，又尽，掘鼠罗雀以食。

六月，奉国亲来攻城，昼夜不息。贼穴地百余道，或鱼贯梯城而上。万户顾马儿以所部叛，城遂陷。席闰降，大圣奴、海鲁丁皆死之。伯颜不花的斤力战不胜，乃自刎。